

龍鳳英雄

凌霄子

上册


文艺出版社



龍鳳英雄

凌霄子

中册
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龍鳳英雄

凌霄子

下 册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期 限 表
龙 风 天 雄

凌霄子 著

上册

出版社

第一章

雨余江清风卷沙

——〔宋〕苏轼《武昌铜剑歌》

1 蹄声雷震，黄尘翻滚！

两匹千中选一的骏马，箭一般由东北朝西南疾驰而来！

驭马的骑手伏身贴鞍，皮鞭不停地抽在已经快得不能再快的骏马腹、臀上。

——烈马长嘶！

这种骑法，简直就是要马的命！

马上的骑手，是两位关东大汉，一佩长剑，一佩弯刀。

他们显然非常精于骑术。精于骑术的人必熟知马性，熟知马性的人这样催马急行，不是由于十万火急的军情，就是由于——如果他们顾惜马，就会有人追上来要他们的命！

突然，前面的树林中冲出几匹战马。马上骑手横枪举刀，拦住去路！

佩弯刀的关东大汉长嘶一声。

“奶奶个熊！”

骂声未落，他已一马当先冲到近前。夕辉之中，只见金光一闪，一名拦路者已给他一刀劈落马下！

这时，佩剑的关东大汉所乘的坐骑，口边白沫飘甩，猛然悲嘶一声，前蹄一软便朝前仆倒；这匹枣红骏马在路上翻滚的刹那间，骑手已凌空飞起，手中剑拨开长枪，左掌早起，将那使枪者拍落尘埃！人便落在敌人的马上。

敌人惊乱的瞬间，两个关东大汉已提马奔出很远。
黄尘蔽路。

两个关东大汉马不停身不停手不停，刚一接手便斩敌夺马，其武功之高骑术之精令人瞠目咋舌！

“哨主，点子太扎手！”一个拦路者说道。

“哨主，他们是金刀门的人！”说话者钢刀还鞘。

哨主一提丝缰，调转马头。

“帮主赤龙令，谁敢违抗？放跑了他们，你我俱是死罪！给我追！”

马嘶蹄震，黄尘在血色夕辉中翻腾。

2 东南边陲，万里群山之中。

一江如练，在丛山峻岭中如银蛇蜿蜒，流向东方。江流的一个急弯处，矗立一座高耸入云的峭拔青峰。青峰之上，林深丛密。

一株老榕树上，吊着一个少年。

他的双手紧紧抓住一根胳膊粗的横枝，手上青筋暴凸，血脉贲张。他的心中，已不知多少次冲出放手的念头，可是他始终不敢撒手。手臂上的筋肉撕裂般疼痛，酸麻难当之感

如也，头上汗如雨下，衣衫则早就湿透。可恶的蚊虫

不停地叮咬他，他对此似乎已失去了感觉。

可是，脚下的山地上，那几十把尖刀仍不倦地挺立着。只要他一松手，他的双脚立时就要被尖刀洞穿！

“大师兄，我挺不住了！”

他一开口，咸涩的汗水就淌进嘴里。他寄希望的大师兄不知又躲到哪里去了。他也知道师兄不敢放他下来，他这样喊只不过是表示他的绝望和难过而已。今天他已喊叫了数次，而这一年中，他如此吊法已不知有过多少次，他也记不清向师父和大师兄央告过多少次了。所以这一次喊叫他并不奢望能有回答。

可是这一次却居然有了回答。

“挺不住你就下来嘛！”

声音响在他的背后，很稚嫩，象女子的声音。

“下面有尖刀呵！”他说道。

“那你就吊着吧，这有多好玩！”

他想回头，可是脖颈酸麻肿胀，难以扭动。听了陌生人的调侃，他气哼哼地说道：

“好玩吗？你吊上来试试吧！”

“嘻嘻！我干嘛要象个狗熊似的吊着受罪？”

“喂，你怎么骂人？你是谁？”少年光火了。

“我呀，是看猴戏的！”

“胡说八道！你懂什么，我这是在练功！”

“唏！神气什么？我知道你是在练功。多笨的法子！你吊了多久了？”

“差不多两个时辰了。”

“呀！看不出你还真有点本事。”

常人这样吊法，只怕连半个时辰也受不住，别说漫长的两个时辰了。

“我昨天练功偷懒，所以今天师父就罚我……我真受不了！”

“喂，傻小子，你要不要我帮忙呵？”

“你能帮……帮什么忙？”

“帮你把尖刀挪开呀。”

“使不得！大师兄帮我挪开过，结果被师父发现抽了一顿藤条。”

“你师父这么凶霸呵？”

“喂，不许你这样说我师父！”少年训斥道。

“呸！你以为我希罕说你师父吗？你既然这么孝顺，就一直吊下去好了！”

少年沉默片刻，咕哝道：“可我的确挺不住了！”

“活该！谁叫你错投师父啦！”

“胡说！等我下去教训你！”

身后传来银铃般笑声，笑声甜脆，充满不以为然的嘲讽味道。

“你现在是泥菩萨过河嘛，还有心和人打架，嘻嘻，真是个小傻子！象你这么笨哪，打架也准是你吃亏！”

“那可不一定！”少年回驳。

“不服气？你练的是通臂拳，对不对？”

少年听了，心中一惊。陌生人在背后继续说道：

“通臂拳可以双臂错移，能比常人多伸长一倍，对吗？”

那你倒是来打我呀，我就在你的身后呢！怎么样，你认输了？”

“哪个狗熊认输嘛！可是，一来我还没有练到火候，二来我下不去呀。”

“那好办。”

忽听风声响动，一条软鞭已将他脚下的一柄尖刀卷起，嗖地一声钉在一棵树上。接着就听风响不停，咄咄数声，十几把尖刀都已钉在周围的树干上。此人鞭法精奇，鞭中含有掷打暗器的上乘手法，令少年大为吃惊！

脚下已有一方空地，他可以松手落下了。可他仍咬牙不放手。

“喂，你莫捣乱，师父会发火的！”

“你罗嗦什么，快下来比试呀！”

“不行，你这样胡来，我不能下去！”

“哼，只怕由不得你喽！”

啪地一声，软鞭抽在他的大腿上，火辣辣地疼。少年大怒道：

“你怎么敢打人？”

“我怎么不敢打人？”

“等我下去揍你吗？”

“你倒是下来呀！”

陌生人有意挑衅。少年知道这人没有害他的恶意，否则无论用软鞭还是用尖刀，都可以轻易取他性命。他这个好胜心正强的年龄，苦于师禁太严，不敢贸然落地与人争斗。但那人似乎根本不理睬他的忍让和苦衷，长鞭一抖，卷向他的

腰际。

“你给我下来吧！”

少年的双手再也握不住树枝，身体被长鞭斜拽而落。在他双足麻木落地不稳之际，陌生人已一掌推向他的前胸，这一掌没用多大力气，却推得他一个趔趄朝后跌倒，十分狼狈。

“格格，就会这种武功呵？”

少年挣扎爬起。他的面前，站着一位十四五岁的少女，头梳双凤朝阳髻，插着蓝田碧玉镶银簪，额前一蓬刘海，两鬓垂云，明眸皓齿，笑靥如花。一双凤目秋波流溢，那条软鞭蛇盘于她的葱指玉腕间。她身着黄衫，红丝条束腰，看上去色鲜彩明，正是一位玲珑光艳的美貌少女。

少年人的满腔怒气，顿时消散大半。

“原来是你！”他懊丧地说。他的意思是说原来对手是个女子，打起架来就没意思了。“咦？你认得我？”少女很奇怪地问。

少年摇摇头。“哪个王八蛋才认得你。”

“呀呸！傻小子，你敢骂你家姑娘！看鞭！”

少女手中的乌龙软鞭刷地一下弹出，直击他的面门！他急忙屈身躲过，一个虎扑朝少女窜来。软鞭是外门兵器，长于打远而难于制近。岂知少女鞭法甚精，一击落空长鞭已然回旋，叭地一声抽中他的腹部；他不顾疼痛，扑势不停，施出通臂拳术中一招“灵猿探桃”，抓向她的鞭身，但长鞭已灵蛇般跳出，卷向他的颈项！

“好厉害！”少年惊呼一声，朝外跃出。但他似乎轻功

不佳，又因久吊榕树筋肉僵滞，动作拙慢，只听叭地一响，屁股已给长鞭抽个正着，哧咧一声，裤子裂开！

少女又得意又害羞，收鞭转身，口中格格娇笑。“你这傻小子，真是坏死了！为什么故意让人把裤子抽破，不害羞！”

少年岂是不害羞，他是又痛又羞，惭愧万分。从师十几年，与一个小姑娘交手，一个照面即行败落，师门的面子可真给他丢尽了！

他转身面对少女，尴尬地呆愣在原地。双手情不自禁地护住裤子后面的口子。这当然不算败定，但他怎好意思再打？

“喂，你服输了吧？”少女笑着问。

“你的武功邪门儿！”少年道。

“胡说，是你自己的功夫太稀松！”

“这倒也是，否则师父也不会责罚我了！嗯，他这个……这个……请问姑娘……那个……”

少女听他结结巴巴的，忍不住笑道：

“什么这个那个的，男子汉大丈夫自应败而不馁，说话吞吞吐吐的有什么出息？”

“是是。我想问姑娘的芳名，尊师是哪一位高人，缘何到此？”

“你想以后找我翻本么？”

“什么叫翻本？”

“你真笨，翻本都不懂！好比赌钱，这次你输光了，下次找我再赢回来，就叫翻本。你没赌过钱吧？”

少年摇头。“君子不赌。”

少女啐道：“呸！谁说君子不赌？你是君子吗？”

少年答道：“孟子曰：‘博弈好饮，不顾父母之养，二不孝也’。我虽非君子，却也不做非君子之事。”

少女撇嘴道：“唏，瞧不出你的傻样，肚子里倒有几滴墨水！”

“小姐过奖了。”

“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少女问。

“在下柳如笑。敢问姑娘芳名？”

“你是不是想找我报今日之仇？”

“哪儿的话。我们之间算不得有什么仇的。在下败在姑娘的鞭下，只怪我学艺不精，有辱师门，此后自当加倍勤学苦练而已，岂能衔怨寻仇乎？”

“嚯，想不到你倒很有度量。那我就告诉你，我叫杨盼盼，我的鞭法是跟娘学的。娘教我的法子又快又好，可没有你这么古怪的练法。”

“我是在练通臂拳的筑基功。师父说这样练体内会产生特殊的意志与耐力。不同的时辰练，气血会流注到不同的经穴脉络中，日久便能练到内外相通、天人合一、行动自如的境界。我现在练的是心经，要使心经气血贯注双臂，等十二条经脉都练完，双臂能运功伸长时，师父再教我更深奥的功夫。”

“说得倒挺玄的！我看你们的功夫不过如此而已！”少女边说边玩弄长鞭。

“小姐未免太过自恃高明了！我大圣门有至高无敌的太

极五行通臂拳功，分金木水火土五个阶段修习，我不过刚刚开始修习金门功夫。若是我师兄与小姐交手，保你大败亏输！”

少年柳如笑朝盼盼姑娘伸出大拇指。盼盼朝他扮了个鬼脸。

“胡吹大气！你师父来也未必怎样！”

盼盼话音甫落，猛觉头上碧玉簪一动，惊觉身后有人，立即斜身沉肩扭腰，一招“撞金钟”的拐肘朝右后方快速击去；此肘击空，左手一个云掌，用的是劈挂拳中“风卷残云”式，间不容发地朝后扫出！

“叭”地一声脆响，却是柳如笑的脸颊给人批了一掌，呼痛不已，这时盼盼已拧身挥鞭扫出，可不知怎么回事，这一鞭突然中途转向，卷住柳如笑的脖子。柳如笑急忙用手抓住长鞭，怕盼盼拽鞭而自己的脖子吃不消；盼盼心有强敌偷袭，心急夺鞭，朝怀里一用力，却将柳如笑带了过来，眼看两人相撞，柳如笑只好伸开双臂，一下抱住了盼盼！

3 盼盼猛然被柳如笑抱住，又羞又急。

“喂，你干什么？快放开我！”

“这可不关我的事。”柳如笑放开手，脸色涨红，抗辩道：“你为什么打我嘴巴，又用鞭子卷我？”

“傻小子，你瞧清楚些！是别人，不是我！”

盼盼的双凤髻松开了一个，秀发垂肩，状甚狼狈。二人张惶四顾，却不见人影。

“邪门儿！若非你打的我，难道白日撞鬼了不成？”柳如笑嘟囔道。

“你嘀咕什么？你们这地方有鬼！”盼盼一摸头发，发簪已不见了，她悻悻地道：“我被人暗算了！”

暗算？四外群山巍峨参差，云雾缭绕。二人所处的谷中空地，除了嶙峋乱石便是郁郁古树，哪有一个人的影子。鸟鸣关关，虫声唧唧，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过。

“你自恃武功高强，又有谁能暗算你？”

柳如笑拔根草茎含在嘴里，英俊可爱的脸孔上，一双清澄乌亮的大眼睛朝盼盼眨动，盼盼瞪了他一眼，余羞犹在。

“哼！用得着你来幸灾乐祸吗？”

“古语说得好：满招损，谦受益。谁让你太骄傲了？”

“我偏骄傲，能怎么样？你不骄傲，还不一样给人批了一嘴巴？有种的就站出来见个真章，躲躲藏藏的，算什么人物！”

盼盼嘴上硬气，心里可加上了十分小心。她的话音刚落，一只窜树飞翔的小雀儿忽然从他们头上扑噜噜坠下，跌落于山地上。低头一看，不由心惊。这雀儿却是被盼盼的碧玉簪子射穿了胸膛！

这一手暗器功夫，盼盼自认不如，正自顾盼搜寻，忽觉眼前一花，一条大汉已站到盼盼的面前。这人从何处来，用的是什么身法，二个少年都没有瞧清。

此人身高八尺，垂手过膝，双臂筋肉虬结，凸额削腮，貌似猿猴；前胸肌肉隆起如坟，腰系葛麻布片，粗陋得简直就不能叫衣服。双腿长毛丛生，煞是扎眼；脸色墨黑，翻着

一副大鼻孔，双目如电，怒视盼盼。

他的目光就象两把利刃。盼盼心中有点害怕，但硬撑着一副无所畏惧的气概。

“喂，丑八怪，你对我瞪什么眼睛？”

“你是谁家的小娃儿，敢在此地大言不惭，出口不逊？”怪人问。

“你是谁家的野人，敢在此地这般无礼地盘问本姑娘？你竟敢耍弄于我，还敢用我的玉簪射雀吓人？你快赔我玉簪，否则……哼！”

“杨小姐，别胡闹，他是我的大师兄，武林人送我师兄雅号，叫他做‘八臂苍猿’，大师兄他……”

“师弟，你给我住口！你懈怠偷懒，已违师命；又泄露师门秘密，其罪更甚！连我都会因你之祸而受师父的惩罚！哼！”

柳如笑陪笑道：“大师兄，你已打了我一耳光了，小弟知错就是。”

这位怪人姓孙名通，是大圣门的大师兄。其祖上曾是通臂拳功派的弟子。明朝洪武年间，此派出了个大英雄欧阳奇，统一了分裂的南北二宗，使此派成为江湖中最有威风最有势力的武林门派。欧阳奇有一柄宝剑叫做“西风剑”，当时武林传诵：“西风通臂，天下无敌”，又说“欧阳西风，武林影从”。西风剑已成武林的最高令符。但自欧阳奇去世后，南北二宗复又分裂。孙通的祖先不满于两派自相残杀，又无力统一，遂退出门户。但此后，孙氏一族无不习练通臂拳。大圣门现任掌门“千臂仙翁”吕韬隐行江湖，发现了行

侠除恶的孙通使的正是本门通臂拳功，心下惊奇。孙通其时已在江湖中扬名立万儿，但他在吕韬手下走不过十招，遂拜吕韬为师。

当时，威震天下的大圣门掌门柳南风已遇害身亡，或说下落不明。南宗大圣门惨遭血劫，吕韬隐居偏僻南疆，江湖上只有北宗行者门自称是通臂拳派的正宗，但自掌门公孙辉而下，武功俱平平无奇，不过差与伏虎刀、莲花剑等门派等列，因为其正宗拳法“白猿通臂拳”和秘而不传的“太极通臂拳”及最深奥的通臂内功心法俱已随柳南风下落不明而失真传，江湖上再不把行者门和通臂拳当回事儿，少林寺中就传有大、小两路通臂拳术，但已无复神奇之处。

然而武林并没有忘记通臂拳功派辉煌的历史，没有忘记柳南风那一身出神入化、登峰造极的神奇武功，所以有很多野心勃勃的人在查访大圣门的下落，想得到《通臂秘笈》。

因此吕韬非但选择了人迹罕至的荒僻南疆隐居，而且选徒极严，教徒苛刻。除了日夜苦练武功，没有他的命令，谁也不许下山，受命下山的弟子，亦严令他们不得插手江湖闲事，更不许显露本门武功。为防剪径强人，他特意传给弟子们一套少林十字战拳法以做防身之用。

近年天下不宁，江湖骚乱，而大圣门秘居的消息似已泄露，几个形迹可疑的武林人曾来山中滋扰，所以吕韬更加严格地督导门徒练功，尤其加大了柳如笑的练功量，特命大师兄专门指导监督他练功，因为柳如笑体内有一种极其雄厚古怪的内力，连吕韬的功力都不如他，只是他非但不会运用，而且这股内力只在危急时才自然产生，平时半点也无。而